

伊壁鸠鲁的“灵魂救治”课程理论： 哲学基础及理论体系

石亚兵 葛孝亿

摘要 伊壁鸠鲁是希腊化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为了救治希腊化时期大众的“灵魂的疾病”，他创造了“灵魂救治”课程理论。通过研究发现，伊壁鸠鲁“灵魂救治”课程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希腊化时期哲学从追求集体生活到谋求个体幸福的认识论转向。“灵魂救治”课程理论在目标上表现为学生应该追求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宁静；在内容上表现为设计了“灵魂救治”的课程内容，包括关于神的课程、死亡的课程、欲望的课程；在课程实践方式上表现为明显的权威主义倾向。

关键词 灵魂救治；伊壁鸠鲁；课程理论

作者简介 石亚兵/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7）

葛孝亿/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南昌 330022）

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希腊化时期教育的研究并不多，其中缘由也许是黑格尔等人认为的希腊化时期只不过是古典希腊的衰落，在思想史上并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然而我们并不认为黑格尔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并不是因为思想本身的优劣造成了这种结果。希腊化时期思想家的影响力没有超越古典希腊时期思想家，是其思想特征所决定的。这从伊壁鸠鲁（Epicurus）的理论中就能看得出。伊壁鸠鲁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他追求的是个体幸福的达致，具有明显的伦理特征；古典希腊时期的哲学大多追求的是城邦的完善，教育是为城邦的完善服务，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所以近现代国家兴起过程中，教育家们更愿意从古典希腊哲学家那里寻找教育思想的灵感。

那么，以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希腊化时期思想家的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是否仍然让位于柏拉图等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个人与社会两者的关系方面，前者强调的是个人，后者偏重社会或国家。现代社会国家主义盛行，国家的力量无所不在。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更是严重。这让作为自由个体的儿童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追求个人幸福的教育需要成为学校的重要部分。

那究竟伊壁鸠鲁创造了何种全新的课程理论来教育希腊化时期的民众？这种课程思想体系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将是本研究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灵魂救治”课程理论的具体内涵及其哲学基础

(一)“灵魂救治”课程理论的内涵

现代教育者无不为希腊时代思想的辉煌所折服,尼采、斯特劳斯等人灵动的文字让我们对希腊文化有着无限向往。我们深知古希腊时代的教育家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清楚并认识到塑造人的神圣性,“他们想要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品是人,他们最认识到教化就是按照某种理想去塑造人的品格。”^[1]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都是集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机构。就连被雅典人处死的苏格拉底都是在进行塑造人的活动,他坚信是在为雅典甚至希腊人的幸福而献身。同样地,希腊化时期的教育家也非常注重人的教育。

不同的是,古典希腊时期的教育建立在对完美生活向往的基础上。对雅典现实政治形式的不满让古典哲学家寻找新的政治形式,柏拉图曾经就设计出由哲学家领导的“理想国”,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实现而受教育。这种教育在这里称为“公民教化”,也就是让每个人成为合格的城邦公民的教育。但希腊化时期的教育却呈现不同的特征。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以及斯多亚学派认为希腊化时期的教育在于救治“灵魂的疾病”(战争等因素引发的社会价值变迁让希腊化时期的人们出现了价值迷失,这里的价值迷失在哲学家们看来就是“灵魂的疾病”),而不是让人成为合格的公民,我们称这种教育为“灵魂救治”教育。所以“灵魂救治”课程理论就是对伊壁鸠鲁针对“灵魂的疾病”进行的课程活动的提炼和总结。

(二)“灵魂救治”课程理论的哲学基础

希腊化时期哲学家并不愿意为城邦生活的完善贡献智识,认为人们不应该追求城邦的集体生活。哲学研究同样不应该为城邦服务,哲学研究应该回到个体的生活之中。他们认为教育个体成为幸福的人不仅是社会价值转型的需要,而且是教育的本质含义。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教育家们立足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哲学和教育,尤其反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希腊城邦哲学,反对最为激烈的是伊壁鸠鲁。

在伊壁鸠鲁的理论体系中个体的幸福才是唯一的目的。整个课程体系都是围绕实现个体的幸福这一最终目的来进行的。个体幸福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实现个体幸福要确定现实中的个体是否幸福、理想的幸福状态是什么以及形成的原因。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先要走进伊壁鸠鲁对于“原子”的理解。在伊壁鸠鲁看来没有一事物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消失都有其源泉,这个源泉就是“原子”的变化和运动,幸福和原子的变化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分析原子的属性以及其与幸福的关系。

首先,原子具有永恒性。世界万物由原子构成,这就是伊壁鸠鲁认识论的基础。世间万物的变化都是原子变化产生的。“原子物体是充实坚固的,组合物由原子产生,毁灭时又复归原子。原子在形状上的差别是多得数不清的,因为从